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茂源

誠齋集卷九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解

天問天對解引

予讀柳文每病於天對之難讀少陵曰讀書難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於難字者耶病於難前輩與予同之初病於難而終則易焉予豈前輩之敢望哉因取

離騷天問及二家舊注釋文而酌以予之意以解之庶以易其難云

天問天對解　屈原問柳宗元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古往古也太古天地未分之説傳之者誰何以考究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灵幽紛曷可言焉

古蓋茫乎其不可考也傳其有初者虛誕者為之也

鴻荒靈怪幽深紛紊何可得而言哉言且不可得而
言也考曷得而考也耶
問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
闇惟時何為
日月之夜冥晝昭何以然也其理瞢然而闇誰能窮
極之者天地之馮馮而盛滿萬形之翼翼而衆多何
以然也其像初誰識而命之者人物之明明鬼神之
闇闇是又誰為之者時是也馮馮盛滿翼翼衆也見

顔師古漢書禮樂志桂華馮馮翼翼註

對曰曶黒晰眇往來屯屯厖昧草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曶音忽

曶爽昭晰而為晝昬黒窈眇而為夜葢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爾而已屯屯而昧焉則冥昭瞢闇之理葢不可得而窮極也二儀之盛滿者自盛滿爾萬形之衆多者自衆多爾人物之明明者自明明爾鬼神之闇闇者自闇闇爾倏焉而草泯焉而化此其厖昧之

氣象益不可得而測識也日月晝夜之由不可窮也天地人物鬼神之由不可識也又孰有為之者哉益亦强名之曰惟元氣存而已忽爽見漢郊祀志謂昧爽也

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玆何功孰初作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穀梁子之言也陰陽三合若之何而本原若之何而化生

天體之圜也孰與之營造而能圜天重之九也孰與之量度而有九凡如此者奚而功誰之作哉

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无營以成皆陽而九轉輠（音火）渾淪蒙以圜号冥凝玄釐无功无作

陽陰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吹而吁炎而寒寒而炎交錯而自爾功者也其始無本其末無化天之九重者

陽數之合沓而積者爾天之圜體者一氣轉輪而渾茫者爾烏有所營烏有所度哉其凝而結也冥然而凝莫見其所以凝其釐而治也玄然而釐莫見其所以釐烏有所功烏有所作哉蒙加也號名也天之圜亦豈真圜耶人不見其際而見其圜故加之以圜之名而已故曰蒙以圜號

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音注又音樹

天維之斡旋何所繫綴天地之垠涯又何所加八柱

九天亦同此問也

對曰烏徯繫維乃廢身位无極之極涔彌非垠或形之

加孰取大焉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完離不屬焉恃夫八

柱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烏際乎天則

天有繫以維則羈縻其體與位矣天無待於繫者也

天有極以加則有形而不大矣天無極而大者也皇

熙者天大而廣也天廣大而亹亹不息不棟不宇全

然離物而無所連屬豈有八山為柱之恃哉九天者東曰皥天東南曰陽天南曰赤天西南曰朱西曰成西北曰幽北曰玄東北曰鸞中央曰鈞天也天無色而亦無方豈有九天之涯際哉

問曰隈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天地之旁角誰知其衆多之數天運之會合何以有子丑之辰辰者日月所會也沓合也日月列星亦同

此問

對曰巧欺淫誑幽陽以别无隈无隅昌憎厥列折篿剡筳午施旁豎鞠明究矎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規㲉䰠淵太虛是屬棊布萬熒咸是焉託篿音專筳音廷竹也楚人折竹以卜憎莫孔切

巧謂機巧也淫謂巫史之淫瞽也午施者布算於中而横也旁豎者布算於邊而直也鞠者推也規者圜也㲉者日也䰠者缺也淵者月也日者火之精故曰

𤏡日無缺故曰規𤏡也月者水之精故曰淵月至望後生魄則缺故曰魄淵也萬熒者星也葢天地之列位有幽隂陽明之别而已烏有所謂隈隅旁角也哉謂之有隈隅旁角者機巧淫朁之言欺誑云爾天運之推移有晝而明夕而曛而已烏有所謂十二辰之定名也哉謂之有十二辰者卜筮之人折竹施布以推究晝夜之强名自取云爾然則隈隅之數十二之名豈天之作為哉是皆非天之所作為則屈子以此

問天天亦何以告屈子也故曰非余之為焉以告汝

余者天也汝者屈子也至於日月安屬則有所屬焉

太虚是屬是也列星安陳則亦託於太虚焉故曰咸

是焉託

問曰出自暘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

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

暘谷蒙汜日出入之所也夜光月也汜音祀暘音揚

對曰輻旋南晝軸奠於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

施旁運烏有谷汜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
以里㙲炎莫儷淵迫而魄遻違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
欤爰慼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輻以喻天體軸以喻天極天運而極不動日之行遡
天而旋以成晝者也彼孰有所謂出孰有所謂次也
哉惟人見其方之仄而東則謂日出而東見其方之
仄而西則謂日次於西彼未始有出次也乎施旁運
亦未始有暘谷與濛汜也當日之所及則為晝而明

不當日之所及則為夜而晦歷家引三百六十五度之說為日之行者其說久則亦窮矣又豈可以里而計哉日之炎也可違而不可並也月迫而並焉則月之光不勝日是以晛而鈌焉烏有所謂死月違而遠焉則月之光得以專是以明而盈烏有所謂育月之陰也以鈌為體也以陰感陰兔者陰之類也以鈌感鈌兔者鈌之形也

問曰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王逸云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對曰陽健陰淫降施烝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

岐女既曰神靈則不夫而子也宜

問曰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云伯强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對曰怪彌冥更伯强乃陽和順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

縮何有處鄉

彌猶彌也更去聲怪而彌怪冥而更冥彌怪與更冥

合此伯强之所以生也和氣既調則恵氣行矣故伯强緣癘氣而届恵氣以癘氣而縮者也恵氣以和順而届伯强緣和順而縮者也莫非一氣也又烏有伯强居處之鄉

問曰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也曜靈日也

對曰明焉非闢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繆躔於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旦之明不得不明非有所開而明夕之幽不得不幽

非有所藏而幽謂之有經躔者傳者之繆也彼日之

出於蒼龍之東特寓焉耳豈真以角亢之宿為日之

廷者耶故激其詞曰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乎廷猶

太微三光之廷

問曰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

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窴音田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王逸云汩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堯放鮌於羽山飛鳥蠡曳銜鮌而食之三年不施謂不舍其罪也鮌很愎而生禹禹何以變鮌之愎洪水之淵泉極深禹何以填塞墳分也九土禹何以能分别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萬里曰汩謂亂不任汩鴻者謂

鮌之才不能任治水之事故於鴻水反汩亂奔潰而

益甚也書曰鮌堙洪水汩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

古文尚書未出故誤爾

對曰惟鮌撓撓音鐃鄣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圮后惟

帥之難矒頞使試盜堙息壤掐音趣帝震怒賦刑在下而

投棄於羽方陟元子以胥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

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蘖夫固不可以類胲

躬躄步橋楯勩踣厥十有三載乃盖考醜宜儀形九疇

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於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絶淵然後夸於土從民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鮌很愎而譊譊故近堯舜之聖而其孽不移師言推之尚之蓋衆人之蒙而不知其圮族故也后惟師之難師疑當作師謂堯難於違衆不得已深矉蹙頞而使試焉鮌乃盜堙上帝之息壤以招上帝之震怒故

刑而棄之於羽山堯於是升其子禹以嗣其功以鮌之孽而生禹之聖此如汙泥之生芙蓉豈以類云乎哉鮌之昏禹之聖何害於姒氏之繼豈有所謂厥謀之不同哉行鴻水而下傾之此所以降丘宅土也初無所謂寘洪泉之說也從民之宜而分九土此本於禹之聖而勤也初無所謂龍尾畫之說也為此說者皆欺者為之也左氏傳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所謂招帝震怒與此招同柳子息壤記云昔之異書有

記洪水滔天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鮌於羽郊

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也馮怒者盛怒也王逸云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曰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圜燾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亦立於虛而無所植則地之立豈有植乎地之東南傾亦猶吾之西北傾也已者天自謂也是地之東南傾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小子之力所能觸而折絶乎誰為是說以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擾天聽也陸賈傳云毋久恩汝為

問曰九河何錯川谷何洿音户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洿深也

對曰州錯富媼爰定於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庳音婢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湫湫又何溢爲

水涸者地脉之收水流者地脉之行燥則收衍則流人見其常顧流而窮於東也不知其已陰滲而環於西也人之氣血降而不升則人死矣水者天地之氣血也東而不西流而不收則天地有不死乎然則水之穴於土區也如運行於一器之内湫湫焉爾積而

不運則溢也運而不積則又何溢為哉富媪后土神也前漢書禮樂志云媪神宴娭趾下也歸墟海也潋潋水流貌

問曰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修長也

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澒洞而課校修長澒音胡孔切

問曰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隳音妥狹長也衍廣也

對曰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崑崙山在西北其顛曰縣圃縣圃上通於天尻古居字

對曰積高於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乾西北也是崑崙居之方也蓬首虎齒西王母也西王母居於崑崙

問曰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對曰增城之里萬有五千

五又作三未詳

問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天地四方之門

對曰清溫燠寒迭出於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闢啓以通茲氣之元

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

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對曰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口燎謂銜燭也

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對曰惟若之華禀羲以耀

若木之光華受日而後光也

問曰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對曰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凝音嶷北有冰山故夏寒南有炎洲故冬暖

問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山無木猩猩能言

對曰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

西極有不木之山

問曰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角曰龍無曰虬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

對曰有虬蝼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言有此二物相須而為神怪也

問曰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王逸云虺蛇也倏忽電光也

對曰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王逸以爲電非
也
問曰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王逸云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長狄
也
對曰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
防風氏身長九里
問曰靡蓱九衢枲華安凥

王逸云薲水草而生於九衢之路枲麻也

對曰有薲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産赤華伊枲

舊注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華即花字

問曰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對曰巴蛇腹象足覿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巴號

足見其大稱其長也號稱也

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

對曰黑水淫淫窮於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不姜未詳葢地名也

問曰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仙也

對曰仙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

湯汗而僭謂不死

名生而實死也

問曰鯪魚何所鬿堆焉處鯪音陵鬿音祈

王逸云鯪魚鯪鯉也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

對曰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舊注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為雀鬿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誤注

問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羿音羿彃音畢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對曰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烏

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

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維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捈音涂鼂音朝

鼂旱也與朝同離遭也蠥音孽憂也台桑地名也拘隅也射行也鞠音鞠窮也謂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棘陳也賓列也商宮商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屠牖剥也王逸云禹牖剥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朱熹曰啓棘賓商當作啓夢賓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賓于鈞天九奏萬舞也古篆書夢字

似棘天字似商

對曰禹懲於續僉婦亟合肱離厥膚三門以不祇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一作字攸暨彼呱克臧俾以作夏獻后益於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昌咸昌孳呱勤於德民以乳活邑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益華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一本無聖天胡往不道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辨同容之敘帝以貿嬪禹母

産聖何齵厥旅彼滛言亂噣聰職以不處

禹懲創於無嗣故亟娶於塗山爾豈以慾哉彼股無胈而不恤也三過門而不視也㕲即眎字啟呱呱而不傷也而孰圖於世味之慾哉惟禹之用心如此故卒能援天下之濕而置之於燥字天下之民而置之於安曁猶曁也曁者安也彼呱克臧者呱謂啓也啓能為善故使姒氏為夏國而不使伯益得以代夏國且禹之薦益於天非不至也而天諄諄命之不歸於

益者以啓之克臧故也益雖不受命然不失為夏之老臣益又何慼於己何孽於夏哉啓既受命而勤於德故民得以乳活也且啓之德正有扈氏不正也以不正而讎正天之所以授啓以征伐之柄以撻之也况之必窮聖之必功天之理也孰能害聖哉庸功也且夫伯益革民之艱食而使之粒食雖益之功也授天下以平土而得以稼出天下於既溺而踐履於堅土彼息天下之居而康裕天下之食者實禹之功也

垍者堅土也食者食廩之食也禹之聖如此而啓又且不失禹之聖則天命胡往而不導之哉姑者且也道者導也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謂啓能作九辯九歌以達樂之聲而天地之間莫不歌唫之也呻者唫也辨同容之敘帝以賓嬪者何也容者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啓之九辯九歌能分別其與天地同和始終先後之序則啓之樂大矣故能與天之和相賓易而易地皆和也與天之和相娩配而無不齊也賓者易

也嬪者配也帝者天也禹母産聖何疈厥旅言禹母之産禹也初無副剝母背之怪詩曰不坼不副副與疈同音逼拍切旅者背也旅與膂同謂禹生之怪者淫瞽之言出於妄亂者之口而已聰者割耳而不聽此語也噣音晝口也聝耳也聰聝猶曰洗耳云

問曰帝降夸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圭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者言天降后羿以篡夏革命而為夏民之孽也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者河伯化為白龍羿何射眇其左目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者馮恃也珧弓名也音姚封豨神獸也言不德惟恃其弓以射神獸為田獵之娛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者言無德以事天獻封豨之膏以祭天故帝不順不享也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者羿之相寒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

浞謀殺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者言羿以射
革命宜其強也何為寒浞輩交起而吞滅之
對曰夸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
嶠厥鱗集矢於睆肆叫帝不諶失位滋熳有洛之嫮焉
妻於狡夸夫一作失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朕帝叛德悠
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譏婦謀后夸卒戕荒棄於
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
虞人之箴曰在帝夸羿冒於原獸羿既滔淫荒怠割

絶夏后相而更代之此羿之自作孽也柰何誣以為天降之乎震𩿨厥鱗集矢於皖者言河伯化為白龍其鱗𩿨𩿨不深居而妄出自取矢之集其目也皖者明星也謂龍之目如星之明也左傳云集矢於其目肆叫帝不諶失位滋熳者言河伯為羿所射上訴天帝乞帝殺羿而帝不允葢訴之不誠故帝責河伯曰汝深守則羿何從而犯也河伯失水之位而妄出宜乎遭羿之熳侮也有洛之嫮焉妻于狡嫮美也言洛

妃之美焉肯妻于羿之兇狡也夸夫快殺鼎豨以膳
飽者言羿自矜其以殺為快故射封豨為鼎實以自
飽也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者
謂羿以豨膏腴之香而祭天帝無德而恃力故帝不
享之帝若曰何肥甘我舌喉以僭濫求福也台音怡
我也寒浞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姦民是臧者
言寒浞伯明氏讒子弟也而夸羿以姦民為善人信
其讒而相之宜浞與其婦謀羿歸自田殺而烹之棄

骨於野者以姦民為臧之故也舉土作仇徒怙身弧者舉率土與羿為仇而羿不之知方且徒恃其身之力與弧矢之能而已恃身而不恃民恃藝而不恃德此其亡也

問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

阻窮西征岩何越焉者言堯放鯀于險阻窮荒之地使之西行而度越岩險也化為黄熊巫何活焉者言

化而為黃熊入于羽淵雖有巫醫不能活也熊音奴
來切三足鼈也見國語咸播秬黍莆雚是營者言禹
能平水土使民得播黑黍於莆雚棘茨之地變蕪為
田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者由用也投棄也言何
用禹而棄鮌耶豈以鮌疾惡修長而貫盈耶
對曰鮌殛羽岩化黃而淵子宜播殖穉於丘于川維莞
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子
激以功克碩厥嗣後世是郊

穉玉篇云幼禾也子謂鮌之子禹也莞蒲菰蘆之地皆大徹去其蕪薉以圖農功民讙悅而美之也都美也堯酷其父而禹能憤激以成功用能碩大其後嗣以有天下而鮌乃得配上帝於郊祀也

問曰白蜺嬰霏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横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蜺雲之似龍者茀雲之似虵者白蜺與茀氣相嬰胡為在此祠堂乎此原之所見也安得夫良藥不能固

臧者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視之則子喬之尸也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者言天法陰陽從橫陽氣去則人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者崔文子取子喬之尸覆之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而鳴飛而去言文子焉能亡子喬之身也對曰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褫操戈猶懵夫藥良終烏號以游奮厥篚筐㫚漠莫諆形胡在胡亡

文禠操戈者禠音斯福也又禠祁宫名二義皆與此句不通禠恐當作褫音直爾切奪衣也謂文子見子喬蜺形芾裳而魂魄驚怖褫奪遂操戈以擊之也曶漠莫諆謂明爽昏黑莫得而究也形胡在胡亡存亡亦不可得而推也

問曰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蓱蓱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雨興何以然也

對曰陽潛而爨陰蒸而雨蓱馮以興厥號爰所

陰陽蒸炊而雨爾彼蓱翳特馮藉以起而號呼其所

也非號而後雨也

問曰撰體脇鹿何以膺之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受此形

對曰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氣怪且神故生此奇怪之身脇合為一而支分為八

以主天之方隅也

問曰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巨靈之鼇背負蓬萊山而抃戲于海何以能安龜負山若舟使龜捨水而行於丘陵何能遷徙此山乎

對曰宅靈之背 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夸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丘即蓬丘也宅于巨靈之背而不危且恬安平夸也欲釋水而陵者天若謫譴以居陵何不可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帝尚以為窄而不足夸也

問曰惟澆在户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多力論語曰澆盪舟至其嫂之户佯有所求而遂淫其嫂少康因獵放犬遂襲澆而斷其首女岐即澆嫂也假縫裳而同室也少康初以夜襲得女岐頭誤以為澆故言易厥首

對曰澆嫪以力兄麀聚之康假於田肆克宇之旣裳旣舍宜咸墜厥首

澆淫且力也故曰嫪以力

問曰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湯謀變夏衆以從己以何恩厚之而得其從也少康滅斟尋氏易若覆舟何道以取也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肆其情意而湯殛之

對曰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載厥徳於葛以詰仇餉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惟桀嗜色戎得蒙

妹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

湯之奮興而變夏衆以煦嫗拊摩而得之自葛始以誅仇餉也少康復舊物故斟尋安得而保其國其易如取如攜爾以覆舟喻之猶為難也湯之殛桀非湯也桀自淫自暴以啟之

問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舜憂其家而其父何以使舜之鰥堯不告舜父母故

得相親也

對曰瞽父仇舜鯀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胥厥世惟蒸

蒸翼翼于嬀之汭

瞽不可告故堯自專而女焉女去聲

問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玉臺十重

對曰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紂初作象箸箕子歎之知必至於玉杯必盛熊蹯豹

胎則瓚臺之兆箕子知之久矣

問曰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天子之登立誰開道而宗尚之

對曰惟德登帝師以首之

德則為帝天下相師而推以為元首

問曰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女媧人頭虵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而圖之

對曰嘔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化七十工獲詭之相傳其虵身則以虵占之而圖以類之也豈有化七十之說皆畫工詭異而為之爾

問曰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舜畀以服事其弟而象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而不能危敗舜之身也

對曰舜弟眡厥仇畀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

舜之弟眡舜如仇浚井則屠之以水焚廩則屠之以火象如犬之自齗齗爾烏能禍舜而舜盡其兄之道用之為諸侯以致其愛邑之於有鼻以富其給

問曰吳穫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自古公之子有吳太伯而太伯採藥南岳止而不還以讓周於王季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二人皆去吳孰相期而使之去也

對曰嗟伯之仁遜季旅岳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太伯之仁遜王季而羈旅於南岳仲雍實同此高義以成吳國之美度音鐸

問曰緣鵠飾玉后帝是享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説

后帝湯也伊尹因緣烹鵠羹飭玉鼎以事湯湯賢之以為相遂承用尹之謀而謀桀桀遂滅亡又云湯出觀風俗而逢伊尹遂放桀于鳴條而黎民大伏

對曰空桑鼎殷諂羹厥鵠惟軻知言瞯焉以為不仁易

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覲于下匪
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夸于膚夫曷不謡
伊尹生于空桑負鼎干湯羮鵠以謟此皆妄説也惟
孟子知言視之以為不也瞷視也音胡澗切不音方
鳩切湯之伐桀以至仁而草易至愚至危之桀又曷
用揆度而計謀哉桀之于湯為叢敺爵為淵敺魚者
也民皆逃鸇獺而歸叢淵此虐君之所以為湯虔劉
也劉殺也湯覲於天下未有如伊尹者非尹孰承用

哉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如為民潰其身之瘡疣而平夸其肌膚也曷不悅而歌哉

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嚳妃也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燕墮卵吞而生契

對曰嚳狄禱祺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言契以祺而生不以燕之怪

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對曰該德脩考一作孝蓐收于西亇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少皥氏之子熈為玄冥該為蓐收言該之德能嗣於父故列於神以主天地之刑以司天下之惡也

問曰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國相相之子少康為有仍牧正典牛羊後殺澆滅扈以復夏

對曰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少康以戒懼興有扈以驕淫亡

問曰干協時舞何以懐之

對曰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廹以死夫胡狃厥賊

舞干羽以格有苗不在於干羽也緩其死而閑生生

則苗民何狃於為盜而不懐

問曰平脇曼膚何以肥之

紂宜憂亡者也憂則臞矣而肥何也

對曰辛后騃狂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膚

實被躬焚以旗之

不憂故肥以貪故自焚紂衣其珠玉赴火而死武王斬之懸其頭於大白之旗

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一作其爰何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

夏啟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啟攻之親擊殺之於床

對曰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一作寓啟床以斮扈以力而侯故失民心而無所居

問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湯能常秉契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湯獵而還以禽遍班祿惠于百姓不但往還田獵而已

對曰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湯能踵契之德以得天下者實也班禽而得牛者非也此陋民蒙冒而稱其瑞小惠是班以市民心湯豈在是哉

問曰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晉大夫解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強暴焉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獨不愧鴞乎言循闇微之迹而有夸狄之行不可以寧其身

對曰解父狄淫遭慭以赧彼東之不目而徒以色視以解父之強暴而遭陳婦之正言安得而不愧赧乎此解父不見陳婦之心而見其色者也

問曰昡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眩惑其父以危害其兄而子孫久長君有鼻何也

對曰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葢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象不恭其兄而謀危其兄此象之凶也然舜之聖豈怒其凶哉不藏怒而親愛之此象之嗣所以繼紹而久長皆舜之親愛所延也

問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湯巡有莘而得妃有莘惡伊尹生于空桑故使之送女也重泉地名也桀拘湯於重泉何罪也湯不勝民心而伐桀桀自挑之

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旣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昌以不識胡木化于毋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譨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割癸挑而讐伊尹之聖智豈待湯之妃而後達哉以伊尹聖智之

臣湯何以不識言湯自識之也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毋走其邑盡為大水母溺死化為空桑有兒啼人取養之即伊尹也柳子曰或者為是說以蠹伊尹之聖也為是說者不良之人欺謾以害正道也盡邑皆溺果孰傳此夢哉其誕也必矣湯之行不類於桀故桀囚之衆怒桀之囚湯而割夏實夏癸自挑之以致仇爾

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

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啟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武王將伐紂紂遣膠鬲視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武王曰甲子日還報會大雨道難武王曰吾甲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救賢者之死蒼鳥鷹也言武王之將帥如鷹之羣飛此孰聚之者白魚入舟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爭遣伐器者伐紂之器爭

先也並驅擊翼者三軍爭先奮擊其翼也

對曰膠鬲比檕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黄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咸逭厥死爭俎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

檕沬也紂將殺膠鬲而為沬矣故武王如期而往如捧盎水以救焚灼顛禦未詳檕音禧

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

媒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周昭王南遊以越裳氏不獻白雉親往逢迎之為楚人所沈梅貪也妖夫者周幽王前世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此器者以為妖執而曳戮之於市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為玄黿入後

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棄之被戮之夫婦聞啼聲哀
而收之奔褒褒人後獻此女是為褒姒梅音每
對曰水濵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穆懵祈
招猖佯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戴勝之獸觴
瑶池以迭謡孺賦厥訖爰曁其弥幽禍孥以夸憚褒以
漁溪嗜蕺殺諫尸詬屠孰鱗褮以徵而化黿是章孺一作儒
祈招之詩見左傳西王母虎骨戴勝觴穆王於瑶池
之上為王謡其詩曰白雲見列子孺賦厥訖訖音參

疑作說言幽王以侵漁其民而已以淫於嗜慾而已

以輕殺諫臣而已豈有歸咎於龍漦化黿之説與夫

檿弧之謡哉此世儒繆説害之也

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一人之身而始乎九合諸侯終乎一身不保天

命之佑與罰何不常也

對曰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桓

號其大任屬以儆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天遠而幽人小以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論之又從而責其罰佑之不常哉齊桓之事皆自取爾天何與焉挾其大以號令天下而忽於屬任之人故幸而得良臣則能成九合之功乃不幸而遭嬖孽小人則壞矣皆人事非天命也

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元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諂音閻 梅音浼

雷開紂之佞臣也聖人文王也

對曰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國倒視輔讒以寵于異名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醢梅奴箕咸喪以醜厚于疑作干比干也

紂誰使之惑哉志使之爾志使之惑故倒行逆施惟讒是寵比干以異已而死雷開以同惡相濟而侯也文王行德以被天下故虞芮之訟順之紂以醢梅伯之直奴箕子之忠故忠良皆喪而醜德愈厚

問曰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氷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兹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鞭喻政也

殊能將之謂后稷有將相之才也帝謂紂也武王承稷之業誅紂而切激數其過也伯昌文王也紂號令

既衰文王執政以為州牧也徹彼岐社者武王誅紂徹去邠岐之社而為天下大社也遷藏就岐言文王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也受賜兹醢者文王受紂所賜梅伯之醢以祭告於上天也師望吕望也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以歸也載尸者武王載文王木主以伐紂也馮音憑

對曰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啟武紹尚馬伯鞭於西化江漢滸

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踰梁橐囊𩥄仁萃蟻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頒鳥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漁積内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眡顯光奮刀屠國以髀髖厥商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予以徂征

易岐社以大者易一國之社為天下之大社也踰梁橐囊者詩所謂于橐于囊也𩥄仁萃蟻者文王遷岐而民從之其仁如𩥄其萃者如慕𩥄之蟻也𩥄蟻見莊子烏不台訴者台音怡我也我者天自謂也言紂

肉梅伯以為醢而頒諸侯諸侯焉有不訴於天者哉

大抵屈原天問原之問天也柳子天對柳子代天而

荅原也孰盈癸惡者言紂之惡盈於夏癸故兵其躬

而殄其祀也牙伏牛漁者姜子牙隱伏於屠釣非真

屠釣也其隱於内而見於外惟文王能見其心甚明

故太公樂為之用屠商如屠牛之髀髖也髀髖見賈

誼傳發殺㠯逞寒民于烹者武王之殺紂非有憤悒

而逞也出民於烹熬之中而置之寒凉之地而已惟

粟厥文考者粟當作栗武王曰予克紂惟朕文考無罪武王祇栗文考之靈故伐商也而虔予以徂征予亦天自謂也武王之伐商下畏文王上畏天命故徂征爾又栗者文王之木主也以栗木為主也虔予一作虔子言虔其子道以徂征也禮小祥以栗為主

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墜古地字

對曰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蟯賊而以變天地

恭太子為驪姬譖之于内而不得陳列也死者如蚓之訟譖者如蟯之賊爾此安能感天地柳子之論大抵以天人為不相關以天理為漠然無知皆憤懟狠忮之所發非正論也

問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天命王者何以有易姓

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肖怠以弃天又佑之德則畀怠則奪也天又佑之言不祐也

問曰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之何卒使湯官天下而垂緒

官天下謂王天下也

對曰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臣之茲謂昧承之茲謂昭

問曰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吳王壽夢生諸樊生闔廬少放在外及壯而厲其武

以流其威

對曰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霞而勇德益邁

惟其憾於離散是以厲其威武

問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彭祖也進雉羹於帝堯壽八百歲猶自悔不

壽恨枕高而唾遠

對曰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其死自晚爾豈有饗其羹而使之壽者

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牧草名也中州有岐首之虵爭共食牧草自相嚙

對曰䖶蠚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

䖶胡對切蠭蛹也

問曰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驚而走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

昌有福喜也

對曰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其昌偶然鹿何為焉

問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犬弟鍼請之百兩謂車也魯昭公元年秦鍼

奔晉其車千乘坐車多故出奔

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以多車而卒為旅人於晉也

問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

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

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

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王逸曰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楚人因論述之故其文義不次敘云薄暮雷電原所問略託曰暮欲去天雨電也厥嚴不奉者楚王之威日隳不可復奉雖求福於天無如之何也伏匿穴處者原將退伏巖穴復何言也荆勲作師者言楚先王之功與楚之衆將亡而不長久也悟過改更者言楚王能悟而改則又何言也

吴光争國久余是勝者言楚嘗為闔廬所勝不可不戒也環閭穿社爰出子文者原見楚將亡而無賢人以救之故思得如楚先王時賢臣令尹子文也吾告堵敖以不長者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兄也原哀懐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者言原何敢嘗試其君自號忠直之名以彰於後世乎誠以同姓義不容已也

對曰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嚘忽毒意誰與䤈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夸愎不可化徒若罷闒綽厥武滋以侈頹於菀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款若敖之閼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言原之咨吟於楚何其很然憤懣而不釋也楚之威將墜而誼將殄自有當其任者道合則行道違則匿固其所也原之咿嚘忽毒意欲與誰合哉楚與齊久

交而絶之與秦宿讎而往朝之餌於秦之詐而不自悟也讒者登之狡者用之楚之政所以逆理咈衆而施也禍凶且至而甘於處鋤滅不遠而恬於翫此其愎諫固不可化矣原之忠懇憂怛徒自汝瘦而已何救於楚之亡哉閭廬以武而强以侈而頽而况楚哉於菟子文也原之思子文而子文死矣不可作矣原其誰與歸也款告也閼天閼也若敖謂懷王也告懷王之祚將短矣懷王卒以客死於秦旅客也尸死也

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者言汝之忠名誠不足尚何以窮極汝之忠憤之辭如此乎所以深言忠名之足尚也

誠齋集卷九十六

誠齋集卷九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雜著

冊文

代梁丞相作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

冊文

維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十二月一日庚戌朔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五三六經若稽天則勑叙人紀

罔不上昭帝猷内融母德與幬載相永與曦朏相輝是

以書首堯典詩首周南葢降羲迄黄肇允而未具嫄武

狄鳦若淑而靡隆君子於是乎謂地道莫威於唐堯母

德莫加於文母也然上下千載相望遥遥若夫堯父文

母生同昭時參天兩地壽儷太極如日斯升如月斯常

俾乎如今日之於鑠者負哉不可得聞已德日新壽日

新則鴻號碩聞又日日新顧可挈而不熙哉恭惟光堯

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徳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
烈太上皇帝陛下皇建渾淪再造穹窿更生肖翅重輝
宗祏固天縱之聖神武文叡聰狥齊又多績也厥亦惟
我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徽懿淵穆惠和静専實左
之右之輔之翼之在河之洲言采其荇關雎之所以風
天下也莊敬以思謙恭以畀思齊之所以垂徽音也為
絺之俗薄澣之服葛覃之所以化婦道也至於求賢如
卷耳逮下如樛木化行如兎罝由身而家由家而國由

國而天下母也克仁緊光尭有不殺之武母也克儉緊光尭有日損之道母也克遜緊光尭有黄屋非心之聖惟父惟母同道一德惟齊惟鈞光施沖人恩被函生格于皇天自天壽之有永無艾臣敢不涓選令日肦飾上儀躬率百工增崇顯名用荅揚二親之光訓盖聖善壽祺言之不足我是以有明慈之稱光明宣慈言之不足我是以有廣慈之稱乃齊乃廣言之不足我是以有備德之稱且厚以持載博而能化德也貫三為一襲六為

八備也衆美會焉萬善叢焉德行純備視周之太任無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加上尊號曰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伏惟殿下同堯之天合堯之日對越大養於萬斯年復無無極燕翼右序以篤宋祜以休于萬嗣臣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詞

給太學士人綾紙詞

牒某人成均材之囿也言藝其苗言擷其秀既曰擷之

曷不藝之士之入于斯出于斯有碩其用者相踵也庸非國家養士之仁乎有養士之仁有自養之仁往省毋怠事須准勑給牒補充太學生故牒

議

光堯太上皇帝謚議

某聞聖人之孝莫大於尊親尊親之至莫大於愛之以德吾如是而尊之吾親可以受之受之而安居之而無疑是之謂愛之以德不然極吾之所欲尊而不顧吾親

之所不欲受豈所謂愛之以德乎昔魯之閔僖兄弟也然閔公先君也僖繼閔者也而文公乃躋於閔之上文公知尊其父而不知納其父於非禮之地是則尊其父者陷其父也故春秋書之曰躋僖公譏之也至定公而逆祀始正故又書之曰從祀先公嘉之也然則議者欲尊大行太上光堯皇帝爲祖無乃近於躋僖公之類乎兄弟且不可而父子則可乎恭惟太上光堯皇帝以上聖之資當艱難之運而能撥亂世反之正皇建太極再

造兩儀更生烝民重立九廟中興之業巍蕩遂古至於回龍輴於永祐承太母於慈寧偃兵息民涵育溥博和戎靖國方内密如紹興辛巳金亮叛盟戎路一征敵兵自散功成不處斷自天衷褰裳去之以授聖嗣駿功丕烈赫然如彼道隆德茂卓然如此其視光武無所與遜皇乎我宋丕天之大律不可貶已尊而為祖何不可者然莽取漢而亡漢則先漢至平帝而終光武取莽而漢興則後漢自光武而始國自我始謂之祖可也光武之

於平帝光武所不得而父況非受之於平帝平帝之於光武平帝所不得而子況非授之於光武親則非父子也世則非授受也今我光堯親則徽宗之子也位則徽宗之授也稟父之命傳父之位至於廟號父居其前同列聖而稱宗子居其後異列聖而稱祖光堯之心其安乎哉揚雄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尊其號而使其心不安其神不寧可乎今申命公卿大臣議郎博士僉爾而進質之於天盍亦無變稱宗之制而獨求

極尊之謚庶幾下可以稱吾君愛親以德之美意上可以安光堯在天之神靈也謹按謚法窮神知化曰聖一民無為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修德來遠曰文禮文法度曰章繼志述事曰孝夫自天生德聰明仁儉不曰聖乎內嬗聖子獨覲昭曠不曰神乎赫聲濯靈風揮日舒不曰武乎投戈舞干裔夷用賓不曰文乎剗經作制興滯舉偏不曰章乎宗廟再安祀宋配天不曰孝乎昔堯帝之德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煥乎文章堯之章也親睦九

族堯之孝也惟我太上異時尊號于堯有光厥今易名
備堯六德勤崇垂鴻金聲玉振於是為稱若夫高者天
德之稱也致崇極之謂也詩曰莫高匪天又曰謂天蓋
高惟高之一字乃盡天德惟天下之至聖乃配乎天德
於赫太上其道高乎九皇其功高乎六典其壽高乎三
五六經之傳豈惟堯而已矣非天德其孰能之太上光
堯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聖神武文章孝皇帝廟曰高
宗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葉恭簡公謚議 名義問 字審言

議曰天下有名教聖人有天爵政教莫大乎誅賞而誅有不及於隱慝莫顯乎公卿而爵有不施於幽光謚也者其教不以政而以名其爵不以人而以天者也一字之褒死而不忘片言之貶百世不改是以君子貴之樞密葉公既薨其子某謁于太常考其行實稽之謚法法之所與也謹按謚法不懈于位曰恭正直無邪曰簡合是二者可以易公之名矣公何以謂之恭也紹興之季

年北敵寒盟寇我疆埸有為右相而受命督視者逡巡竟不肯行公入對毅然請行太上皇帝玉音慰諭且謂卿能為朕行朕復何慮大抵綏則食其禄急則逃其死為臣如此懈孰甚焉公遇大難而以身任之可謂不懈于位矣是以謂之恭也何以謂之簡也公自為小吏而上疏論時宰之姦邪以取免官之譴及執法殿中則論執政之乖愎必使釋位而去且謂君子當長養成就使之有立小人當芟夸藴崇勿使能藝可謂正直無邪矣

是以謂之簡也請謚曰恭簡謹議

節使趙忠果謚議（名士跋）

論曰身與義孰重曰義重忠與功孰難曰忠難古人不以天下易兩臂蓋以身重於天下故也然身不可殺乃有殺身以成仁生不可舍乃有舍生而取義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重之器在義而不在身古人不以九合易一死蓋以功難於濟世故也然以其君霸者或有比之而不悅以其君顯者或有恥之而不為君子是以知天下

至難之業不在功而在忠故節使趙公奮至難之忠而不懼捐甚重之身而無愛功雖不就義則獨高矣矧公神明之胄宗室之英乃與上古之法士仗節死義者爭日月之光凌雪霜之嚴是歲寒之松柏生於高宗之景山疾風之勁草生於文王之靈囿也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議禮者當正色而謚之夫何疑焉公在靖康之間憤金人之强痛宗國之屯結豪傑三千人以赴京師在建炎之間復結義士數千人以赴京師朝廷

取河北竟以謀泄敵敵人執之斷腰於市嗚呼痛矣謹按謚法殺身報國曰忠犯衆所懼曰果公之義捐一生於衆人貪生之日不亦殺身報國乎宜以忠果為謚謹議

策問

太學私試策問

問錢之為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天下之無用無以行天下有用是以假之也甞怪鑄之自於古積之至

於今舊者不足繼之以舌鼓鑄之不足繼之以楮券宜其為錢不勝其為有餘也而反愈不足夫錢之與物無兩重亦無兩輕此賤則彼貴彼低則此昂也今則錢與物兩貴其故安在或謂以楮為之其數十而其用八非細民便此其所以㪚也然行之於益州未聞如是之㪚彼何術也或謂以銅為之其費不貲盍與鐵者兩行乎議者曰鐵非銅比也不久且毀有鐵之費無泉之利無以為也然是物也益州亦用之又何歟故鑄可為也其

如權去公上何且楮券之僞者民猶病之故鑄可為不可為也禁其銷則錢不毀禁其泄則錢不耗是二者固載之令甲矣然銷之者無藝泄之者不貲何其自若也或者曰昔者孟子不言利不知夫五雞二彘之育孟子所不忍也何必曰利孟子有為言之信如或者之說則王衍亦孟子歟不然時之所憂庸得不憂民之所病庸得不病諸君獨無意乎美言不補寂言無施諸君必無為也願悉解有司之惑將有擇焉

省試別頭策問

問道與德可勉而能才不可强而致此蘇氏之論也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司馬氏之論也由前之語則先才由後之說則後才兩從則戾一兩不從則孰歸或曰蘇氏駁乎權司馬粹乎經權則多尤經則寡悔信斯言也仲尼之所謂才難不尚才哉舜之五臣周之十亂不用才哉且司馬之說曰正直中和之謂德聰明果敢之謂才然則才與德之分也昭矣及觀傳稱

高辛氏高陽氏之才子則曰忠肅恭懿又曰齊聖廣淵傳之所謂才乃司馬氏之所謂德也又何歟諸君且用世矣於此何嚮有司將觀焉

太學上舍策問

問趨治者固多途經乃謂之道繼乃謂之德濟乃謂之術就乃謂之功其趨三其就一也唐虞氏粹乎道周人粹乎德秦人粹乎術漢人駁乎術與德嘗怪二帝之治執中之稱邇而光被之稱遠精一之稱約而雍熙之稱

博堯曰成功舜曰大功何其卓也及舜以是傳之三聖
文武周公觀周公相成王以治周者豈弟形其心忠厚
洽於物禮樂陶於天下蹔矣然吕刑之繁已伏於囹空
之日春秋之戰亦倚於兵寢之年自是而後周弱矣當
周公用此以治魯而君子已逆知其寖微矣周公用於
周而不自知其將弱歟抑知而不改歟且其道未離於
唐虞之所傳而其德非違於道也所傳者無二而所就
者不一何也於是秦人監之絀道以進乎術偭德而向

乎功一用權勢法制以驅其民挈攜其政以歸乎兵與刑以為吾可以有就則亦奚天下不悅之恤故其究曰富而富曰强而强為國而濟登茲焉者可也然說者必曰秦以此始亦以此終其信然耶抑評以成毀而不以工拙乎夫成毀之於工拙此二事也秦果工於為國則不以毀廢工不以人揜技且其後之毀庸知其不由工歟抑其所以毀者果出於其所以成者歟於是漢人監之高文創守以寬厚公恕之治與天下為清靜和樂之

事然漢無秦之術亦有秦之功朽貫紅粟白老兒嬉秦未必有也南越請服匈奴和親不為秦之强而亦不至周之弱武宣繼之則又不然曰高皇遺朕平城之憂曰何至純任德教周政乎二君之治蓋出乎秦人之所謂術者矣然一以之虛耗一以之中興事同而功以異此又何也且夫道與德唐虞不得不帝周不得不弱説者曰窮於周然奚而不窮於漢之高文乎此尚有可諉者曰異世至於術秦一秦也由乎前也奚以功由乎後也

奚以毁說者又謂秦之所挾者毁之具也其前之功者幸也然宣帝復用之而功則又奚說之諉恭惟主上躬發聖德統攝羣元蓋將攄闔闢天地之治以丕纘祖烈内修之政自治之策必有萬其全也比者紓淮民之勤蠲江湖之逋復監策脫兵甲卻羨餘戢横斂劭農功講水澤謞如之治登周漢而咸唐虞有日矣敢問諸君緊欲集不世之功則宜術之施然秦之毁武之悔乃有可懲而秦之强宣之功亦有可計欲建不拔之業則宜道

德之用然周人之弱得無可監而唐虞之隆周漢之永又有可宗今行其三而並歟擇其一而專歟抑外此而他之也或曰仲尼之門羞稱乎術或曰仁術不自孟氏儒術不自荀氏歟願殫議而洽講之將以聞焉

公試武學策問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非古也危而注意將是霜裘雨蓑之論也故擇將在素論將在豫嘗試歷選古昔與諸君論之或謂制勝者不穿札破敵者乘軺車

將豈顓戴鶡哉然洵邑陳濤之役山西之族晒之或又謂列兵法者若决水轉圜承家學裕父功者乃忠義感人之燕翼不于其人于其閥也然長平河橋之役非將種乎彼起屠販為爪牙何必將種乎又或謂謝病頻陽乃能平楚老者可使也不更事少年亦能破秦可偏廢哉軍市之租盡給士卒廉者可使也貪而好色亦得士死力可獨取哉抑不思故將軍而失道尚乳臭而見輕鬻樵水斂錢帛而賫燕晉斯焉取斯嗟乎將固不易知

知將亦未易若曰亡蹄老成若曰臣能平之自鬻可嫵焉能降匈奴者即自當單于之俊困壺頭者即據鞍矍鑠之老獨何歟或謂戰必勝之將徵信謹守鑰者疇知之勇可用之將徵經濟大畧者疇識之舉良將大臣事也然守汝州而禽舉之者誰歟此猶可諉曰文武異科將相異列也意思深長必禽萬人敵者舉之策敵制勝必武舉異等者舉之亦各於其黨也然敏辯言兵而望風輒懼而舉之者又誰歟哉或曰相崇而疏將重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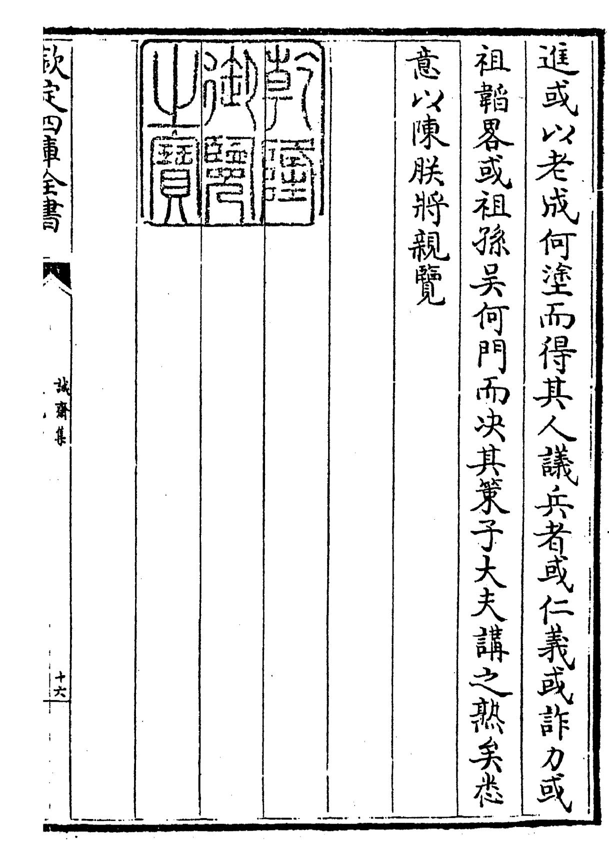
盍親且近者咨乎嘻五樓之敗即中尉之門人潼關之衂即軍容之上客旄節以賂得者有債師之號招討以貨取者亡封丘之師又何歟擇將之難也如此或謂君王神武則駕馭必英雄然有君無臣古人歎之何也恭惟主上聖武如堯勇知如湯競烈遵晦如武王然寤寐方名旁招頗收迺者發德音下明詔内而侍從外而計臣令各舉偏裨以備采擢聖慮至深遠也伊欲謹差真材允荅隆指據舊以鑒新舍短而集長策將安出願諸

君切磋究之將以聞焉

庚戌殿試武舉策御題

朕以寡昧獲承至尊壽皇之休德任大守重永惟保邦安邊之要莫大乎二柄夙夜祗懼遹求天保采薇之治至親御鞍馬講武訓兵屢詔諸將一意拊摩選偏裨之知勇而上樞庭戒將帥之掊克而察以御吏朕於軍政非不盡心焉今子大夫咸造在庭朕甚嘉之蓋聞古者兵制夏商而上邈矣周家之制地方百里出士若徒者

三千馬此井牧之法也然乘馬之法一同百里出士若卒者七千有五百馬何其異也至於諸侯兵十大夫孟津之會侯國八百則兵之為千萬者六矣而天子之兵止七十有五萬馬財足以當十諸侯之兵而已矣豈强幹弱枝之制乎至於齊之內政晉之被廬秦之材官漢之南北軍七校樓船唐之府兵彍騎雖曰非古亦各有其制也其因革善否可得聞乎若夫歷代舟車步騎之異技奇異正偏之異法擇將者或以文或以武或以新


進或以老成何塗而得其人議兵者或仁義或詐力或
祖䩞畧或祖孫吳何門而決其策子大夫講之熟矣悉
意以陳朕將親覽

誠齋集卷九十七